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五十

上書

萬曆疏鈔卷五十

上書

與方司馬書 諱逢時嘉魚人時攝冢宰事

沈懋學翰林院修撰

萬曆五年十月

厚辱車騎失迓爲罪星變異常已多惶懼直言者復爾斥辱尤切感憤寢食未寧遂成憂幽之疾不克候謝門下懇欲乞歸尚蘄吾師曲成之耳 聖世重熙九夷重譯相君輔理之功眞不可誣今 皇上懇留誼不忍恝誰謂以必去爲義哉顧聞訃後作用難語

其旋葢初疏惟知哀痛倉皇何暇解說匹夫小節等
辭得無啓人之疑乎况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知之衆
心未愜也倘懇求奔喪守制不允則伏闕苦陳　聖
心必爲感動顧遽爾謝恩人之疑且深矣又况　聖
諭七日內不辦事守喪而乃與聞朝政雖其心惟恐
差謬或出忠肝而作事過出尋常何以自解于天下
夫臣之忠子之孝兩係綱常原無軒輊相君之所執
忠也而孝之常議本在人心一疏持衡亦不可少臺
省不言反交章保之於既留之後似屬逢迎附會尤

激常情矣吳趙二三君於相君有龍門之誼恐他人先言必直傷大體故爲委曲陳情蓋忠于相君者相君能虛心達觀反加禮謝再疏請行即 聖怒眞不可解亦危言解之寧非豪傑而聖賢者哉一旦斥辱五臣人心不屬遂使世道可憂相君王平相業頓覺瑕疵生交淺言輕無能効一得徒自憂鬱欲死耳此時正當大計事在老師守道不違以安天下屬望不淺失之東隅在老師爲相君收之桑榆者力擬千鈞萬無輕發且相君欲安 社稷收人心機尚有可爲者

生不敢冒昧言也老師爲朝廷萬世計能一留神否乎素有嘔血之症偶爾復發生死未知惟老師愛不肖如子不肖乃未有以報也恐憂鬱而死終負深恩故漫瀆鈞嚴惟師慈財幸

與張孝廉書 名懋修江陵冢子

昔者不佞候龍門欲圖一面嚴不敢請今病二旬生死未卜昨蒙老師賜問已感厚恩乃重枉車騎且升堂下拜不佞何敢當何敢當昏瞶中驚聞之起坐欲屈玉趾至榻前容倚牀叩首以謝而道從已發矣悵

快何如老師之留原出、聖明眷注且古之豪傑爲
天下安危一巳虛名弗顧也人亦安得執常行議之
顧 皇上留之既懇矣老師亦不忍恝然請歸矣而
保留之疏似出逢迎此諸君所以有激而言也言者
既不體 皇上憂天下至意又不諒老師不得巳苦
心致于罪譴夫復何辭但非常之事守常道者弗知
也諸君惟知守道而未可語權且子之孝臣之忠同
倫一心原無軒輊老師以純忠報主而容諸君存孝
之說以植綱常收人心廣相業計當出此而廷杖之

舉老師竟不力捄門下亦不進一言老師不得稱純臣門下不得稱諍子矣天下所係以爲安危者在老師而老師英風獨智位絶百僚諫者不欲規愚者不能規而蹟遠者又不敢規非門下誰盡言哉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惟門下深思而預討之則人心尚可收相業尚可廣天下久安長治而禍機不啓門下家世亦永有休光即不佞先犬馬塡溝壑亦含笑九原矣不佞與代與丈名嗣修意氣相孚不獨年誼今不得效忠于數千里外又恐一旦旱不起終負雅情故

敢僭言求執事惟高明裁之

又復張孝廉書

昨捧誦手札謂今日之事盡孝于忠行權于經是矣是矣顧不佞前所奏記意或未蒙深察耳夫經權忠孝之說學士大夫數能言之即諸子疏中多書生語然亦豈不知天下有此義哉獨各見其是又謂時勢尚可一歸其智或偏其心或隘而其說宜並存于天下以俟相時度勢者之擇術于經權也昔者太公伯夷並就養于西伯一則鷹揚把鉞一則叩馬採薇君

非不以為與心卽太公亦未嘗以伯夷為非義也老師之留為世道計而諸子之疏亦為世道計獨奈何覩為狂童斥為讐黨乎二語出而天下疑所云力不能救者人不之信矣夫相為　天子定　社稷禍蒼生必以安人心培善類為首策古今未有失天下之心阻天下之善而可以有為者人心疑則奸椎借指耆言阻則諛佞從風天下將有假豪傑非常之說以伺其意者而忠良日遠富貴之徒日近迨事機大謬初心而後悔之亦晚矣閣下何不早營其微耶不佞

伏念　皇上大婚成禮機局稍更老師之所以維持而左右者不可無術故不佞以為老師之視[illegible]當乞歸于報訃之時而不當議去于大婚之後前日倘乘諸子之疏懇切請行經權忠孝旣兩得之而人心服義善類歸誠豈非豪傑而聖賢者哉今事已無及而機尚可回在門下誠宜深思而預計也不佞愚衷蓋不徒以老師之不奔喪為離經而實以老師之不力挽為失策乃門下云云或未深詧故復陳固陋如此病中據案不盡願言辱尊諭更欲枉車騎過我不佞

郎嘔血欲死尚當撫牀一吐肝膽也遣力代伸惶恐

俟命

上張相公書

吳仕期 寧國府學生 萬曆五年十二月

仕期宛陵山中一白面也係宋左丞相吳潛十三世孫世居宣城之舊第貫儒籍少承父師訓長蒙 聖帝恩作養府校幾度文場進雖不售於有司退則益毖於修獨山田半百躬耕代養圖書數卷把玩樂幾魚鳥日親煩囂漸遠自謂昆吾產金荊山產玉使非百鍊則良不即售苟良矣而不即售終身焉亦可也何敢稽於一避逅哉恭惟 明天子在上聖哲夙禀

問學日新念與天俱動與天合以順召順中外晏然海內士民翹首跂足想望太平矣竊聞之君其天也相其斗杓也百官其四時也天運而杓轉杓轉而四時行杓不化而爲四時也君其心也相其意也百官其四肢也意聽於心而四肢聽於意意不化而爲四肢也執事當　皇上御極之初膺托孤寄命之重斡旋四序揮使四體[illegible]斷如一休休有容登明選公惟器是適集衆思廣忠益厚風俗正人心信元氣之流通四序而寒暑代謝不令而行元氣之流貫四肢而

疾痛痾癢亦不言而喻在野在朝感慨無異切伊周之
似矣即令不肖如期僵臥空山枯槁自屋而衡門之
高獨茂寒谷之雲不飛亦得鼓舞以揚仁風擊壤以
鳴聖澤幸也幸也邇緣執事有父憂制當泣血過蒙
皇上眷顧一留之再留之許七七後隨朝辦事此君
父盛寵也執事既辭之復止之而依違於去就之間
亦臣子盛心也嘗聞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
有老成則舊章不求諸野又聞一介之士必有密友
以開心胸以濟緩急何天子而可無腹心之臣故執

事一留而繫君國之大計朝野獨非人情乎哉而孰不爲君國憂哉孰不爲執事諒哉嘵嘵嘖嘖以此爲許大事而必欲與執事爭可否辨是非若輩何乃自苦如此及叩其所建言者曰翰林曰部屬曰觀政進士曰南道一人俱以忤 旨罷斥議者莫不以滿朝多緜羊多啞子或者以非緜非啞乃執事箝其口而不言是皆不識執事之心亦皆不識百執事者夫旣不量已又不量人又不量時勢雖言之誰則信之雖信之誰則行之以故且宜默默已也雖然此事言之

可矣遂言之於　皇上未也言之　皇上而爲執事
諒可矣言之而不深諒其心未也言執事而量其心
可矣諒之而不爲執事設身一處未也　皇上爲社
稷留執事執事爲　皇上留其身暫作權宜焉知不
任國事於外而盡心喪於內久當論定焉知不依富
弼故事守制不依劉珙故事言事羅文毅公扶植綱
常一疏言猶在耳執事之留決非爲待封爲遷轉爲
賄賂計也文毅公所言執事胸中豈不爛熟而待諸
臣言之左右爲執事謀豈不詳審而待書生言之期

也養痾山居旨念及冷雖聞翰林諸臣言事而不知
知其所言者何如雖聞朝廷罷斥諸臣而不知所以
斥者何在然而執事賢相也　皇上聖明也以賢相
佐聖明決無過舉而有所罷斥乃諸臣所自召想亦
諸臣所自甘期與執事無素識與諸臣無舊交既不
必言之殿陛不必救之諸臣而又上書于執事聽何
乃自苦若此哉必有說矣昔唐宋儒生思効能於宰
相不曰上書則曰封觧且曰爲文以獻夫特爲一進
取試獵官馳驚宰相而相果庸之俾繼世謂相有知

人之明儒有乘時之策期志不在進取期策不能奮庸則言不係軍民利病期年尚未強仕又非徉狂急休而乃上書瀆相府豈不量巳又不量人者與豈不審勢又不度時者與豈不爲君國分憂不爲執事積慮者與曰非然也正人心厚風俗元氣也培養元氣執事責也諸臣爲執事謀而輕忤君國大旨罪矣罪矣豈惟加之鞭箠卽賜之死亦無不聽者但諸臣於國命似從於執事則順　聖旨似忤於執事則忠旣爲執事先人効順又爲事効忠而未聞極爲請免諸

臣雖不死於執事之手亦幾由執事而死矣莫不曰相公振作元氣而元氣似乎其索之也相公忠於國謀而孝道似乎其少之也人心何由而正風俗何由而敦四時何由而順序四體何由而安寧也曰非然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君門遠於萬里惟執事之耳目最近君威等於雷電惟執事之轉移最神倘非執事斡旋揮使則建議諸臣豈不齏粉矣哉故不復為諸臣惜而惟執事之與謀未必無一得者在也期無

官守兼言奇互注奇文一八公須自課集用品者下下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盖人心風俗關乎上之所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萬古人心萬古風俗繫乎今之所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一日而無綱常一日衣冠而土木矣萬古而無綱常萬古衣冠而土木矣故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梁奠安社稷之柱石也孰事以綱常自負何豈非正己而物正者哉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視天下事卽己事視天下人卽己身如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耳之所涉目必營焉手不耻其不能行耳不耻其不能視孰事豈非以此爲度者哉

古稱明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曰無闕而曰補闕執事豈非德崇禮卑而欲常聞其過失者哉詩云靡不有初天下知執事矣而以永終譽期之所以勉悃於執事者願熟計而行之人心常欲其正惟恐其邪風俗常欲其敦惟恐其薄元氣常欲自執事培之羣工百執事效之而惟恐有一之不貫則四時即不順序四體即不安寧故淵戰氷兢對越上帝直求自信不求人知直求同理不求同俗在朝不知無愠於朝在野不知無愠於野而輒有同異即取之爲鍛鍊之

資鍜鍊愈精成色愈足一切得喪稱譏如飄風浮靄
任其往來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無碍執事
寧不爲天下一等人毋徒爲天下一品官者哉在朝
朝重在鄉鄉重史書之人誦之百代傳之立德立功
當在富韓上矣昔人謂閒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迄
無定說至於窮山幽谷樵夫野子相與畫地而論長
吏之賢否若燭照而數計焉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
是否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
執事肯以愚生有飛蟲之一獲否乎譬之和五味者

食之以平其心調五音者聽之以平其心夫五味必相濟而後美五音必相兼而後調若執事曰可朝野皆曰可執事曰否朝野皆曰否是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偏音誰能聽之哉以故言路一件願執事大爲　皇上開之又願執事急自開之傳云興王賞諫臣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語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則潰傷人必多故先王立法時政有失許公卿以至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甚矣虛懷納諫爲隆世第一事而切直

之言爲聖君賢相所欲急聞者也是以激發人心移
易風俗全在乎上蓋上風也下草也草無定向隨風
東西也上器也下水也水無定形隨器方圓也上雖
開誠而求講和顏色而受之士猶恐懼而不敢盡況
震之以雷霆之威壓之以萬鈞之重自非性忠義不
悅賞不畏罪者孰肯以言而博死哉期自分質魯學
疎人微言戇進無裨於國退無益於身而爲執事預
謀則忠矣執事秉國政操予奪生殺之權而期以一
書生敢以筆舌諍信由執事能致之亦諒執事能容

之且聞執事甞謂可與言或不可與微言可與微言
或不可與無言與無言仕期不能無言不能微言而欲爲可
言無亦太陽之照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和氣
之至不求鶺鴒之鳴而鶺鴒自鳴機所感也故聞吠
於犬竇者卽羅而拜焉見跪石而吟者卽爲之下車
賢聖觀人不待成功而卜之矣如必曰有左右先容
則朽枯亦足以樹立苟無因而至前雖出和璧隋珠
亦在所不齒此以語尋常則可非所語於賢相也執
事以爲如之何爔下書訖拜封簡矣倦且就枕尚未

鮮帶恍若有見於夢者曰昔鄒忌貌美不如徐公遠甚而忌妻私之忌妾畏之忌客有所求之皆以爲過美今之人多所私於相國多所畏於相國多所求於相國好竽而鼓瑟跣足而織履吾竊爲子疑之對曰有是哉鄒忌不蔽者三相國肯蔽於三耶況期生之言無私於相國無畏於相國無求於相國相國其謂我何或者相國見而哂曰書生何迂也杞人之憂而嫠婦之恤也置之不問抑或見而叱曰書生何矯也似迂於吾又似矯於吾姑置之不問抑或見而嗔曰

書生何誕也薦紳言之且無當而草莽中有此蛙鼓
得無厭乎期也亦聽之而已矣男子生身宇宙即爲
天下公共之身以道殉身惟知有道以身殉道不知
有身死生不足爲大故而何利害之絲毫耶言未竟
俄而醒復自剔燈注油啓　何以終其說幸閣下
下虛心垂聽焉不勝惶悚之至

上申相公書

魏允中 刑部進士
萬曆八年

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莫甚於人情事有異有常而人情有安有駭天之常日月星辰而孛蝕異人之常君臣父子而亂賊異中國之常禮樂文章而左袵異官使之常賢智忠良而憸邪異政治之常剛柔正直而偏詖異常則安異則駭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竊取近一二事較之或太謬不然春正月日食其月月食夏五月月再食秋八月彗星見九月太白經天三

吳大水無年子殺父薊鎮沿邊諸郡地震累日推髻之虜千百成羣出入塞下索漢財物吏不得禁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至事趙世卿疏時政　天子幸不切責吏部黜以為長史御史劉臺言事得罪天下悲其忠安福奸民乘閒誣奏之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中外諸上書與諸省程錄動稱大臣功德言不及君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不並行所安在此所駭必在彼孛餂以為安則見日月星辰而駭

亂賊以爲安則見君臣父子而駭左衽以爲安則見
禮樂文章而駭險邪以爲安則見賢智忠良而駭偏
詖以爲安則見剛柔正直而駭夫人之情至於常其
異異其常駭其安安其駭此其漸可使長耶不可使
長耶所關於世道理亂得失鉅耶細耶竊以爲宜及
今而矯之尚有可爲然而矯世之責實惟門下門下
初舉進士名在第一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
於今日察天下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
任其事爲天下國家計而不復爲己之功名與他人

之富貴則相業亦在第一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而吾不能矯之導之過也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何辭焉

上申相公書

劉庭蘭通政司進士萬曆八年

門生猥以庸愚謬辱採拔感念知己莫效尺寸深惟夫子取士之意見在錄中而有懷不言慙負薦書竊見夫子位極人臣遭時英明聖忠厚正直爲百僚師表天下欣然想見治平而邇年以來四方多故災異稠疊歲朝日食春夏地數震江南大水漂溺秋客星見慧星從横河漢象十日有奇太白正晝經天夫日者君象衆陽之宗陽德不明則不能制陰陰桀乘之

于紀失常此皆莫大之變徵表爲國門生不敏知夫
子蓋早以爲憂也竊以爲　朝廷當赫然下求言罪
己之詔不則亦宜減膳徹樂齋居露禱以回天怒而
諫官御史亦宜摭實奏言切陳闕失庶幾萬有一可
備修省之助今既數月矣上下相蒙恬然不以爲怪
信有如王介甫所謂不足畏之說者中夜反復至爲
寒心夫天道神明災不虛生今天下子弑父僕戕主
郡邑榜箠租稅民至析骨易孩而食自經死者相望
聰明才智之士業不得致于學校其計畫未卜何之

俺答土蠻動擁數十萬窺我邊疆人心皇皇無有固志天下之元氣蕭然日索一日灾異之應燗然可睹矣而中外上書動稱述大臣功德比于舜禹於泛然章奏之中陡入諛語漫不顧上下此何恠其玩視天變而不以聞者顧門生竊伏思之未必皆諸人之過天下無事士大夫爭相慕效皆欲保爵祿顧子孫買田宅爲逸樂富厚之計故以官而慱言者百不得一以身而慱言者千不得一以身家破亡之禍而慱言者億萬不得一夫趨主事世卿朝上疏而夕即竄諸

長沙則是不能有其官也劉御史臺之跧伏草野五年矣而必欲治之罪則是不能有其身也且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株連蔓引其禍必長如前日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輩猶恐禍出不測嗚呼此英雄之所以垂首忠諫之所以結舌夫子以身致太平豈欲有此鬨之執政大臣方主國是未易窺測而夫子之位適在第三夫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故可否相濟乃謂之和君臣且然況於共事之人所宜協衷一德以成厥美者聖莫高於周召而猶有不相悅之時豈可

舍社稷安危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且彼其亦未知天下之勢至此極也意定於先令制於已壅蔽久而忠言罔聞也災異之來得無堯湯視與夫子試畧舉言之未必不竦然易慮者蓋昔綏和元光之世士大夫多流於隨其究也君命犯而主威奪元祐熙豐之世士大夫多過於激其究也朋黨成而天下受其禍伏惟夫子處于不激不隨之間以應天地神人之望門生遐方新進之士不敢徑進其言於 君側而執政之門又非可遽以言通夫草野儒生居恒披

心腹相尸舌者曰師曰弟子云爾故昧死以上

上許相公書

顧允成 萬曆十七年

允不肖猥附門墻之末往以狂戇濫叨 恩譴自分没齒亦所甘心不意 聖明旋賜録用尋以母老多病懇 奏乞休得蒙俞允念非閤下委曲玉成望不及此奈允罪惡深重禍延先慈奄忽背棄痛若摧裂不堪爲人益不復敢有當世之想矣惟是允於弟子中辱閤下知遇最隆若泯泯默默無所獻其芹曝懃負閤下究何以自贖也是以不揆僭有關說閤下試

垂聽焉竊惟治道萬端未易悉數總其大要不越閣下所謂紀綱風俗二科而已閣下憤發於薛進士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且欲 皇上勑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爲而正風俗何爲而淳乞以爲無屑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有言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

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欿也紀綱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

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艧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使人無可言所謂如其善而莫之違不亦善乎者也使人不敢言所謂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

邪者也故吁咈盈朝遒人徇路上忘其貴下忘其賤不妨爲大順之世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上以貴伸下以賤屈不免爲大逆之世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方今　朝廷之上　人主果大公而至正乎宰執果秉持而不失乎臺諫果補察而無私乎果賢者上而不肖者下乎果功者賞而罪者罰乎果知有善之可慕不善之可羞乎草茅之夫固有所不能詳也請舉其畧夫吏科都給事臺諫之長也其任用自　人主其引援自宰執海內瞻仰胡容以匪人忝也乃今

陳海寧者彼何人斯曩日王夷陵之門四先生之一耳三先生皆以鼠竄而一先生獨爾鴟張自干顏面恣其簧口　聖天子在上賢輔相在列惡用此爲名覽彼言路一疏又大可異彼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爲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爲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卽蕩蕩平平出於私卽傍蹊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何如也其以今日爲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執內從旃厦外迨閭閻近由警蹕遠

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蹈尾披鱗誤攖　聖怒相率營救畢得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兌嘗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高饒之屬皆攖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無救豈曰無謂閒有一二上攖　聖怒相率營救亦誠有之是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之重輕者耳

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
也何謂壬午以前爲諱言壬午以後爲輕言也且
皇上眞可爲堯舜者也特以血氣方壯好惡靡常宰
執臺諫果以宗社安危爲慮正當自責自修集思廣
益積其誠意感動上心今乃外戰天下之公論內戰
皇上之私恩本旣不足取信矣而憸壬者流仍投間
抵隙百方媒孽即宰執大臣謂小臣議己者曰爾以
賤妨貴以小加大也則莫奪于　皇上將亦謂臣下
議己者曰爾以賤妨貴以小加大也何以應之即言

者得罪於 皇上而臺諫爲之營救也又將曰爾不許人議宰執大臣獨許人議我何以應之無怪乎其齟齬杌桯屢言而屢不效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以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又謂舉世輕言彼盖有所重一手握名一手握爵祿耳以允釋褐後近時所覩記如前所稱李劉高饒而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今薛君敷教耳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遷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畢

世輕言也以庶官之夥三四年之遷而行險僥倖者躁妄者頑鈍者一手握名一手握爵祿者僅僅幾人而止則其他皆居易俟命不躁妄不頑鈍一手握實一手握道德者也化行習美於斯為盛當以為慶而不當以為憂也其以建言為釣名為掩過為躐位為取捷徑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即如彼附會王及罵曾主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也受餽遺又請禁餽遺天下終不信其非壟斷也夫世至於躐位捷徑之

說則往時建言名公信有其莫如其所識者要亦晚節不終務爲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坷萬狀吾未見其位之躐徑之捷也奈何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虀也信若彼言必從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爲术躐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去非無上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瞻不肯倘 皇上不以宴安廢郡祀則洪春不肯倘何倘書不以己私傾乎都憲

則德新等不言倘邵給事中不請甩出使老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都憲不以一揭帖致黍王御史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啓蟄而雷鳴不鷄晨而雞號也且君臣公義也師弟子私情也近世士大夫每每知有師弟不知有君臣黨與成於下　主勢孤於上有識寒心何得詬建言者爲弟子曆其師而不顧也彼何不清夜思之所受者誰之爵所食者誰之祿所師者誰之命而欺心昧已爲此語也其以今日時異勢殊既

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鄒元標之慷慨夫今日無嚴張即有舜禹無鄢趙曾王即有臯夔益稷縱彼極頌功德不過以爲堯舜之世止矣允考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謨滸不輟規贊襄不輟諷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但其時上以好問好察爲常下以端言正色爲常故有慷慨之實而無其名耳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會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也且太臣名爲國老齒高矣位尊矣故近時

價以少年新進狎天下士彼何人斯輒瀾翻遺嚼曰少年曰新進倨傲無禮爾爾卽如嚴張鄢趙曾王豈非當日之所謂老成如楊如鄒豈非當日之所謂少年新進也由今觀之竟何如哉且數敘之疏不甘言路諸君爲大臣妾婦也彼自號職掌言路反甘爲妾婦而不辭何無耻之甚也竊詳彼疏雖若以言路歸臺省實則以言路歸宰執假令今時臺省有一人焉不上宰執之路庋彼又將蕩平宰執傍曲臺省矣亦足羞也且彼自乞墦丐于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

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爲彼曹所
羙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已之名實哉盖孔子告顔
淵以爲邦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罝
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者
何慕不善者何羞朝廷之上所謂紀綱風俗已掃地
盡矣更何以令天下閣下欲爲根本之圖講挽回之
術寧有急於此者乞竊觀　皇上寛柔有容愛憎用
舍殊無固我如同一以冐籍事去然有不四年而陞
祭酒不四年而陞光祿少卿者不爲禁也同一以

開封貴処事去然有不三年而陞光祿丞者不爲禁也他如蔡時鼎姜應麟孫如法同事而異處者將其左右用事之人借以立威福神不測預爲巳地非必皇上意也若　皇上眞可爲堯舜者也太傅申公雅號坦衷亦能藏垢如用魏允貞李三才一事類人情所難允此以往足用爲善特恐半塗而廢耳太保王公雅負蒼生之望受知　皇上將大有爲第其才太高其見太執信一巳之無私而盡廢天下之公疑君子之非眞而不察小人之僞矯枉過正正且成枉長

善救失端在閣下所願閣下和而不流中立不倚開以誠心啓以直道亟遠佞人務近莊士有諸已而後求諸君無諸已而後非諸君一切曠然與天下更始則

王德可回相業可廣人心可收紀綱風俗庶幾有瘳否則允矣知所稅駕也允聞之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何獨於師而無爭弟故孔子大聖人也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欲往公山佛肸則子路不悅欲正名則子路以為迂孔子雖偶一面斥亦時復自喜曰自吾得子路惡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弟之相與

如此名不肖何敢望子路而中有所疑不敢不直陳於閤下懼以貢衆非人累閤下也有如閤下曰野哉名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則名也謹拜教矣

上申相公書

吳正志 刑部主事 萬曆二十年

相公里居半載不肖未及趨候門墻極知草野疏懶無所比數然拳拳縷縷經相公或能宥於形骸之外也迺從苫塊間竊窺邸報吏部為推陞萬劍州一事致激　上怒選司盡削籍為民某不勝惶駭愕復不自揆度願因事而效忠焉夫萬劍州之被謫不過為嚮者得罪於相公耳非嘗有披鱗之罪投明主之忌也間關蜀道業已兩年其應量移與否亦不肖某誠不

宜越俎稱說以冒植黨希進之嫌但一時人情洶洶僉疑此舉雖係　皇上睿斷然必有為相公調停於左右而不樂翻然改革者夫相公十餘年來休休之度朝野習知其所異於婁江相公而危疑震撼之中尚繫天下人心者賴有此耳方萬侍御抗疏時相公尚在中書此時不欲甘心得志而乃於解政之後藏怒宿怨陰錮之使不得庸乎又况舉朝廷之法用朝廷之人至公無私賢愚僉悅顧欲株連蔓及摯玉爵者之手足使不獲用一直臣轉一卑官非辜被遜一

網無餘如是而後足以快當年之憤稍天下之舌乎某以爲必不其然第有一言之獻者黜陟者朝廷之黜陟也而所以致朝廷之黜逐言官者則相公不得而辭其責也相公既不能申救於曩時使御史得伸敢言之氣猶嘗轉移於今日使吏部得行善善之公如先朝唐介極言詆文彥博初謫英州別駕彥博後復相位卒言于上起爲參政壽至大用至今壯唐介者未嘗不多潞公方茲 皇上眷倚相公未必減于執政之日而相公之自待奈何出彥博下哉相公誠

以此時力言勸諍俾 皇上無以輔弼舊臣之故含怒于言官又無以舉用言官之故遷怒於銓部事而濟則 皇上之量合乎覆載相公之心光乎日月爭而不濟亦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此舉相公裒無所芥蒂于其間以此昭明法度而贊揚盛治豈不快哉至冊立大典雖曰屢 旨分明然言官職掌所關乘時建白非至上干出位之禁也 皇上威嚴之下斥逐不已而至于削籍削籍不已而至于廷杖建垣為之幾空朝端為之股慄傳之中外騷動一時之人心甚

諸史冊虧損　聖明之盛德說者咸謂相公不在中
書密勿之上或無人委曲維護以致　聖意憤激而
莫解國事決裂而難收事勢紛紜一至于此然相公
昔甞以此月不避去矣及今不以大計反覆開諭徐
寛　上怒召還鍾羽正諸人置之諫職則羅大紘疏
中語幾終不自白相公之心迹將何辭于天下萬世之
口乎且相公之執國政不為不久其受國恩不為不
厚君臣之相信不為不深即今日退居綠野隱然負
海內士紳之望固不得自托于大小臣工之列以優

游爲太平以潔身爲高致而于　宗社安危之際恝然諉之罔聞也廬墓罪人奄奄欲盡何敢蹈孟浪之轍傳上書之名以惑閤下之聽竊念昔者以一言得罪于婁江相公之私人自甘不測之禍幸賴　聖明待以不死薄謫邊城是今日草土餘生皆閤下之賜也故罄狂愚之末少効犬馬之忱儻以爲片詞有當伏乞欣然議行則下以釋妨賢病國之嫌上以成容賢納諫之美旋乾轉坤之力胥在此一舉矣士類幸甚國本幸甚

上王相公書

顧憲成 吏部郎中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恭聞新命不勝踴躍此 宗社生靈之福也追維不肖戊寅之歲聞先生之不難以寧親諷張江陵也誠中心欽之仰之以為古大臣之風規如此也於癸巳之歲見先生之不難以引咎悟 皇上也誠中心欽之仰之以為古大臣之肝膽如此也已而先生有所不滿於志四顧躊躇致其政而歸則又中心訝之惜之乃今先生耕閒釣寂浹一紀而餘矣天下之故國

家之表裡當益籌之熟矣向之所見以爲是究竟是乎否也向之所見以爲非究竟非乎否也又益周之精矣椎心銳氣日銷月鑠翼翼乎休休乎斷斷乎穆穆乎浩浩乎中和之體備矣是故根深者末必茂源遠者流必長雲龍風虎萬物快覩將令天下後世咸知吾君吾相之能相與大有爲也豈不卓哉於是中心忻之願之庶幾不日而身親遇之以爲古大臣之作用如此也先生其何讓焉聆經衍色心旌搖搖旋一兆亟圖躬詣請正屬搆家難遂逡巡不果敢次第

具列以聞倘蒙垂睿裁其可否則又幸矣抑昔朱子之告孝宗有曰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每覽斯言當年一腔苦心千載如見令人遲對彷徨咨嗟嘆息不能自禁今先生之相　皇上後先幾何年得見　皇上幾何時憲

自甲午別先生於春明門下於時先生角巾布袍擁傳而南翩翩若登仙然不知年來神采視昔孰勝茲

入而覲　皇上復覩天顏不知視甲午之前又何如也殆亦不能無朱子之感也已因特爲先生誦之而復贊之曰時乎時乎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再時乎時乎惟先生三思惟先生努力惟先生珍重惟先生加飯

雜言

七月一日之晡方隱几而臥有東里塾叟過訪予起迎之坐定問曰婁江主相國有新命信乎予曰信曰君謂應出否乎曰是有說焉出而大展生平旋乾轉

坤慰滿四海喁喁之望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入寶山空手回下局也堅臥不出無咎無譽中局也衆揣相國意大半且就中局耳叟曰相國而庸人也則已相國而大豪傑也殆不其然且老人固有願於相國也予曰何叟曰老人日爲童子課句讀耳何知朝廷事獨好從縉紳先生借觀邸報竊窺當今執政後先相承總一心訣順之則安卽天下交尸而議之偃然無恙也逆之則危卽天下引領而屬之無能久於其位也是故趙蘭溪至於蒙羣詬以死而後已猶得

厚蒙恩恤如在位有大勳勞然者沈四明至於十分狼狽而後去猶得特蒙恩諭如眷眷不能一日離左右然者乃王山陰晨請罷而夕報可矣沈歸德夕請罷而晨報可矣果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自古而然耶抑一時氣運爾爾耶不然或有密操其線索者耶吾願相國出而為之一轉移於其間也余默然叟曰猶未也惟吏部亦然以莫如楊海豐順也促莫如陸平湖孫餘姚逆也說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為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勢

固難逃避亦難異同而近世閣臣攬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攬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氷炭而朝廷亦不復信部閣矣固也請得而質之吏部不問內閣正矣內閣不問吏部公矣何以致相氷炭得無吏部之不問是直內閣之不問是假邪且所云氷炭將內閣欲進賢退不肖而吏部尼之邪抑吏部欲進賢退不肖而內閣尼之邪而朝廷之不復信部閣也將吏部得內閣從而媒孽內閣致之邪將內閣得吏部從而媒孽吏部致之邪此不可不詳察也更

請得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共相斟酌難爲
異同矣要之亦須爲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
其斟酌也始出於正不出於阿奉權貴爲閣臣者有
不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於公不出於播
美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同異之迹也否則分
宜江陵般鑒不遠尚不如不問之爲愈耳况至今日
平湖餘姚一綫之脉依稀欲絕曾何冰炭之慮而慮
內閣權輕吏部權重耶委如所慮何不見吏部之逐
內閣而但見內閣之逐吏部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

一釐止於其間也余又默默思曰猶未也進者猶又有以窺執政之微指矣若曰吳趙鄒沈等之君子太勁而苦用之不便胡王陳曾等之小人太靡而穢用之不雅莫若擇謹厚一路人用之此一路人既不害爲危言危行輕作風波以梗我亦不恣爲蕩言蕩行重潰隄防以濺我人皆曰君子宜親此不可疵其非君子人皆曰小人宜遠此不可疵其爲小人執兩端而用中其庶幾矣是以息所比之端絕喧囂之竇乎偏黨之論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帖然馴服無所施

其紛紛矣曾不思此一路人擬其跡則然徐而核其實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降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即遇之猶恐不能絕而况樹之幟而道之趨將見上好之下必甚之一倡之衆必和之人人以模稜爲工事事以調停爲便遇賢否不欲兩下分別明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一一下直截擔當漫而

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失成西京之頹靡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而獨若輩外不失名內不失利安富尊榮優游坐享漠然不介於理亂安危之故如張禹胡廣比比而是豈不恨哉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挽回於其間也於是乎復隱几而臥客不悅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寐言

吏旣去予繹其三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來展轉至數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寢猶耿耿方寸間良久始成寐忽夢相國過錫予遇之於芙蓉湖上相國一見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憲何知只是當今有一大冤須先生昭雪耳相國愕然問曰冤何在予曰在　皇上相國益駭異予曰先生勿詫也請以憲所親歷對當憲之待罪考功也適鄒南臯具疏謝病歸左堂見麓蔡公時掌部篆謂予曰此疏宜何如覆予曰惟老先生主張蔡公曰昨晤王相國言　皇上

遣六中貴持鄒疏至閣着放他去予曰此邦更宜裁酌試思　皇上此念從何而來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　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　皇上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予違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國曰如是部中遂亦曰如是相國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徐數日見蔡公又問予對如前又數日蔡公召不肖謂曰近思之南皐委宜擬留君所執良是予遂如諭題覆　皇上竟報可

不責也及予待罪文選請於堂翁心穀陳公擬陞江
念所光祿寺少卿念所故受知於 皇上中因山陵
事罷歸數年矣疏上 皇上御筆親書江東之陞光
祿寺少卿九字吏垣許少微見而異之特携示予曰
故事惟大九卿親書此特筆也自是稍遷至大理出
鎮雲南已而爲言官所論後聽歸由前而觀 皇上
胸中固自有念所也由後而觀 皇上胸中又未嘗
有念所也推類言之不可勝數盖 皇上之無成心
如此今大僚不補歸之 皇上科道不選歸之 皇

上廢棄不起歸之　皇上豈非一大寃耶且閭閻匹夫匹婦之寃則有司為之昭雪有司不能則監司為之昭雪監司不能則兩臺為之昭雪兩臺不能則有擊登聞鼓轉而聞諸　皇上者矣於是　皇上下公卿為之昭雪其控訴之途甚寬而其主持之人亦所在不乏無憂覆盆也乃　皇上之寃獨有內閣能為之昭雪耳願先生留神焉相國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巳古之道也公言甚當予曰先生所言猶體面語也憲所言則心腹語也竊嘗計之事英明之主寧不易

於開導然或拔才自用喜怒不測則調停難以其不
足於寛大也寕寛大之主寧不易於調停然或牽制
情欲語不可了則開道難以其不足於英明也我
皇上英明寛大合而爲一豈非千載一君乎而令受
此大寃也凡爲臣子孰不動心何況先生一人之下
百僚之上謝政以來且十有四年尚簡在　帝衷煌
煌天使儼然造門而延請焉豈非千載一時而坐視
皇上受此大寃也幸先生念之語訖微察相國亦愴
然改容乎復進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誦之至再至

忘不覺放聲大哭與寢室人驚其起循哭予頃之乃覺淚猶淋漓滿面羣就而問故予曰此非兒女輩所知也徐而稍述其大都則皆曰異哉異哉遂起燒燭記之先生身江湖而心魏闕當有先得此心之同然者今茲之行其必以我　皇上登三咸五也庶幾此一重公案不作白日說夢矣

與王辰玉太史書

昨聞尊府君先生新命識者莫不以為太平之理可計日而待轉相告語為　皇上賀也僕更默默為先

生賀爲　皇上賀賀賀、皇上之有先生也爲先生賀賀先生之有足下也君臣知己父子知己天啓其逢一朝合併上下千古寥寥有幾足下即欲不厚自勉安可得哉却聞足下每語客曰不意病頓中又加此一服毒藥何也不肖始而訝中而疑卒乃豁然而悟曰是矣是矣今夫履尊據顯天下之至可樂也遺大投艱天下之至可憂也庸衆所覩在彼則甘之明哲所覩在此則苦之甘之苦在其中矣苦之甘在其中矣有味乎張毒老之爲言也恭俟君其盡療乎鳴條再盡

卒乎桐宮號而告歸爲太甲陳一德之訓肫肫懇懇猶若不能釋厥中者周公思兼三王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終其身未嘗一日逸焉用能造周救商流光至今此豈偶然而已哉故謂阿衡之任伊尹之一服毒藥可也謂負扆之託周公之一服毒藥可也是天之所以成二聖也足下其知之矣足下知之進而與先生共嘗之眞父子知巳矣先生知之進而與皇上共嘗之眞君臣知巳矣夫如是太平之理眞可計日而待矣然則先生之一服毒藥即先生之九轉

靈丹也是天之所以成先生也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又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足下其知之矣僕不揣謬有一言之獻業已呈諸先生并望足下假燕閒一寓目焉不審亦可備藥籠中物否語不云乎天下事非一家私議此僕之所以自忘其僭也又不云乎天下之實當爲天下惜之此僕之所以自忘其愚也臨緘不勝惓惓

王相公答東

遠致聞有賢次兄之變以爲吾丈哀苦中必無暇遠存故人乃兩箋垂誨累下百言讀之且駭且服以爲今之道學文章家胸中曾有此筆尚有此識

論至而情乎未審不佞情事泯以黃金樹虛牝可嘆也主恩至此世耳傳聲以爲千古快事因途欲以歷年秕政久鬱人情盡舉九鼎重擔而歸之謬悠此其爲天下謀爲不肖謀則誠忠誠厚已然抑有說使不肖果已茯服裝行責成未晚今一門疾痛滿座巫醫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處又焉卜埒亂敎中上中下三局今不得已請就其中無咎無譽者不佞愚人也誠不知閣部何時異同分宜江陵亦何曾見有異同之迹且如蔡太宰以鄒南皐見廢駕言不使此異同在閣乎在部乎又如平湖公向嘗乞哀瑾老與不佞之前彔若無肯而一旦推轂柄事高自標榜以盡餙前麗瑾老初不覺而累揭薦之不佞嘗私語山陰公曰異時首叛大防者必楊畏也已山陰果與爭事不合而罷此爲閣逐部乎部逐閣乎此往事總不必言以足下之愛我而教我也聊爲效其款款如此至於教尾皇上大寃一段則不佞方與病兒言此何其先得同然然鄙意特疑內臣弄權歸寃主上而尊意却

專指閣中撓部權使不佞果能出辿則舉止言動誰非竊鈇而可一一自明耶以此斷從中局之爲是而吾丈當亦可以貰我矣丈纔言鄒南皐疑必有人中之夫中人而及南皐非但不佞不承即敎中最鄙薄趙蘭溪沈四明亦未必敢承也嘗託銓部得忤時如鄒如足下不佞未嘗不力爭至於得請瀕行之日留有密揭以示小兒戒之勿洩而外人至今未之聞也今吾丈旣顯爲　皇上訟寃則不佞當亦陰爲　皇上引咎身雖永廢持此求信於知己者而其他非所妄對已賢次兄高風介節何年之不永頗亦聞劉兵部諱元珍者清譽畧同今無恙乎病體方苦嘔泄困劣占此報謝不莊幸諒之

壬辰王答東

馳企日積自顧塵土面目不堪厠絃歌之堂縮朒而比比疾病纏歷疑于大賢聲欬絕矣不圖敎命遠辱命童子倚案讀之爲之慨然居平謂忠恕二字雖體貼斯何時也翁乃以伊周相業爲家君勸

驚卸此似亦體貼未盡處使出而如姚崇十事應答如響則爲姚崇亦足矣如其不然求復其十四年前伴食面孔尚不可得何論伊周耶精神力量長短自月知其次則知父者莫若子衡一身之外推知爲老親營菟裘課魚鳥而已此外非所敢問命矣當今時事雖大謬然較量亦有勝前代者惟學術澁放不可復理初猶不肯者自占便宜耳今遂欲掀翻孔曾棋局以妖髡代之此何可長言伊言周總是畫餅於此下一砥柱乃是眞勳業要其道亦惟大聰明人守村學究蒙說如是而已孟道本無不明談道者自晦之開門戶則自不免多生徒多生徒則自不免立異說即南宋大儒吾未敢以爲不落窠臼也先生爲斯文宗主幸少加意病劇占復語不多及

又

東林二刻曾索之瑯琊兄而不得也承賜教豈勝欣躍令弟先生大諱朝野共惜我翁人琴之感其且奈何不能走唁輒此附訊作書甫竟而家君以

長箋見示愈感相成相愛之雅但微旨中多未明如鄒南老一事家君大笑以爲絕無影響或中有駕之說者他事非不敏所知要以二三遺佚非但賢者所欲獻之先資即不肯者亦所亟居之奇貨也非有騎虎相角之勢何苦而欲尼之計此必有究中究夢中夢或又有訟其訟者矣一笑

自書柬末

愚得相國報書展誦再過覓自茫然追憶王山陰以諍立　儲去陸平湖以被讒去兩不相蒙今曰爭事不合兩罷以是爲部逐閣之證不可曉也平湖之乞憐於相國誠不知其作何狀至其秉銓鑿鑿乎舉久抑之君子而登進之舉久昵之小人而擯斥之略無

顧忌一時人心翕然風動至今語及之猶有生氣恐亦不得而過訿之者今以其推轂由我而不惟我之順指氣使遂指之曰叛然則必吳嘉禾王陽城乃爲忠順耶如是而猶曰不知閣部以何時異同然則平湖何名爲叛耶不可曉也且閣銓之間兩下皆正人則兩下以公相戾固無異同之跡兩下皆邪人則兩下以私相成亦無異同之跡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譬諸惟其善而莫之違固是莫之違惟其不善而莫之違亦是莫之違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今不問其

所以然而槩之曰分宜江陵亦何曾有異同之跡是等秦苻之獨斷於晉武槩三世之專任於齊桓皆不可曉也若鄒南皐請告一節見麓蔡公且命予面商諸相國予逡巡者久之及聞擬留之諭乃已今謂蔡公駕言意相國倘忘之耶又謂中人而及南皐卽趙沈兩公不承趙不敢過求至四明公曾不難加歸德以滅族之罪又何有於南皐而身保之耶不可曉也反覆躊躇不得其說又不可再瀆姑記所疑而存諸

篋中

上李相公書

婁士昌 江西布政司參政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

頃閣下傳示帖子以辨疏示職職之初齋賀入國門也竊見喁喁羣情謂朝廷枚卜方新而海內賢人君子遺佚甚衆銓部雖數有啓事原無感格旋轉之柄積誠懇請盡力披陳于皇上俾羣賢嚮用泰運弘開非政府事而誰事況閣下柄政伊始昔人所謂天下事尚可爲者是以不揣愚戇陳狂瞽之說誠冀閣下懇請舉行贊皇上維新之政也頃讀閣下疏以

棄珠于地委玉于塗喻人材乞勑吏部以次錄用以光聖德聖政閣下未盡以職言為謬世道幸甚至謂閣臣之職不過行所無事人材起用吏部列而上之皇上覽而下之閣臣奉而擬之豈惟不干　皇上之權亦未嘗與聞吏部之事則於政府職事與職具疏初意似有未合者職不敢無說而處於此閣下雖典顧問票擬而實名容勿實稱輔弼則調爕寅亮論道經邦責任並屬焉豈空寂無事之謂佐天子任賢使能乃調爕寅亮論道經邦者第一事也紊職有關惟

仲山甫補之闕下總領天下事非行所無事之任況今日天變人離民窮財盡仁賢遺棄者文魁壘之士落落如晨星閣下所植之時又非行所無事之時閣下不私門生故吏則政當及此時懇請密請於皇上必錄用海內遺佚賢人君子夫賢人君子朝家之六翮王塗之楨幹非閣下門生故吏比也又非薦一士私一人以市恩分德者比也閣下初視事即值皇上上下考選命銓曹啓事多所報聞縉紳稱慶頃章疏壅隔日甚一日縉紳皆抱杞憂而未敢言王介甫

紛更多事以禍宋近時揆地暗昧營私以禍國行徑不同總歸於閣下疏中所云小人進君子退其失有萬倍於王介甫時者閣下及今羽儀方新行事未誤而亟反之甚易非必再行青苗均輸等法而後與王介甫同其禍國也夫國家事及今日改弦易轍則無復可爲閣下相業不及今日光昭掀揭則亦無復可爲閣下實重圖焉昧昌及此職誠無所辭狂繆之辜

上朱相公書

宋燾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

啓上相公閣下職自三十三年蒙閣下陶植濫竽柱下偶承人乏叨役江南臣奈南北風土異宜遂得脾病伏枕多時調理無驗屢次具疏句敝天聽轉高病勢轉劇對鑑自窺形銷影瘦不久當爲地下之髑髏而猶日羈榮辱之塲苦惱之境機心客氣役神勞形何其不自憐耶且夫寒往暑來烏飛兎走逝者如斯滔滔不返浮生幻身電光泡影而古之人力足拔山

扛鼎而無藥駐顏智足牢籠天地而無繩繫日七情六慾擾擾於中固我將迎憧憧於內直待一身了當萬緣都休如戲局一散而塗眉畫面洗去鉛華獨存本質如獵場一罷而惡鷹猛犬威怒都消化爲烏有翻思離合悲歡之狀搏擊奮噬之形徒付之白楊青楓蕭蕭風雨而已職思及此慨然長嘆惟欲忘形胎息靜慮存神離却塵煩保持性命一腔狗馬之悃念受 皇上厚恩未曾報效於萬一惟於山中靜室焚香祝 聖祚於無疆以盡方寸之誠心耳職每見世

之羶慕仕途者爲紗一戴著肉生根哭罵由人寧死不去此等舉動既已不齒於人世又有一種耿耿孤介之士批龍鱗蹈虎尾觸忤當道致令大臣陰蓄極怨暗造陷穽身蹈危機如侍郎郭正域幾被奸黨羅殺身想其旗校圍繞水泄不通負薪汲水躬親炊爨株連親友囚係奴僕朝野寒心行道流涕彼時二三公孤不爲下石則爲袖手世途風波更可畏也職思及此慨然長嘆萬鍾千駟合眼成空富貴功名回頭是幻何益我百年之身哉遂欲不染世棼翛然長往

圖書數卷舊稾猶存松菊秋淸故園可臥窻前曙而纔醒日兩飡而度歲甜憩幽竹之綠陰聽空巖之流水笠可戴簑可披葱可羨藿可食伴野老以從容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看孤雲之來往倘得微命復蘇假我三十年不死當讀盡天下之遺書閱盡世間之人情諳盡一生之閒事然後遊海島登峩眉陟五嶽覽會稽歷仙丘丹洞訪玄客之蹤俯狐蹤鬼穴吊名賢之跡焉往而不得逍遥哉然追懽咲語必於涛千之世幸有天壽平格調和燮理二儀順軌三光

効靈天無慧孛氷雹地無變遷震動六合八荒無水
旱賊盗之憂雍熙太和在宇宙間然後草茅之人得
耤庇蔭目不覩饑荒耳不聞烽警得以優游卒歲職
已去之人不知何以贊須明德但願綿綿遐算長為
不死之人使職永適昇平游衍大造與蝡飛蠢動共
若於生成真三生之幸也閣下聖不自聖每聞人言
輙云慚愧欲死即古亦爲几几之風何以加焉但受
善之懷不在明示人以言而在默喻人以意若陽受
而陰拂暗裏機鋒潛唆鷹犬登高一言招萬衆嚮應無

翼而飛無脛而走人且窺其所受者假而所怒者眞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古昔權姦幸用此道閣下必不然職亦不願閣下之有此也職巳去之人何媚於閣下而特爲獻諛何求於閣下而復爲煩聒竊聆道路之言微伺閣下之意似有一種險惡小人貢諛以逢閣下者謂優容柔和非所以懾人心乃假借威稜嚇震宇宙箝制人言禁華抄報此等舉動雖五尺之童亦知非　聖上之意又將誰欺今且輕喜易怒權重黨多逆其意者未有不湮鬱順其意者未有不流暢

衣鉢猶在竟爲傳道之沙門塗飾雖工難掩一腔之心事欲收幕客則甘言如飴㗖以老成持重之名欲杜直言則威怒横生特票喜事畜董之旨吁亦奇矣職雖無知蓋常觀之古人矣如文彥博韓琦德非薄望非輕也一則唐介庭訐其短一則范純仁面詆其非二公何嘗以其故貶損至德又何嘗修郄於言官擅作威福譴呵之未已也唐虞之世不廢吁咈宇宙廣矣大矣必欲盡人皆頌功稱德無少觸忤邃古以來無此世界乃一聞人言動云結連朋黨威箝人口

長唯諾之風銷慷慨之氣使彈章變而為保舉寒蟬化而為喜鵲逞心腹牙爪之威借日月雷霆之勢長安操月旦之士必有皮裏春秋而竊笑者豈謂世人盡可以籠絡也職行矣廊廟江湖一時遂隔此言不聽職固無如閣下何冰清玉潔編茅而居閣下亦無如我何如必欲授意於人加職以三字之獄職謹席藁待命刀鋸鼎鑊皆不敢避本欲具疏條陳數款又恐當事者篤言構陷恫喝虛聲謂某事將行某言者阻之一日黑血當頭噴下職雖百喙何以自白矣今

而後望閣下放寬肚皮以遲[illegible][illegible]舉天下之善勿復作喜作怒終日戚戚顛倒夢想為淺露浮薄之態以貽識者咲職山野鄙人不識忌諱冒觸尊顏死罪死罪原隱肅狀敬璧伏乞炤存職不勝惶悚

上朱相公書

鄭振先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

伏惟閣下輔理 皇上有年矣 皇上虛懷以任閣下異數時頒温綸頻錫忠勞碩德之奬眷倚不啻左右手盖有 皇上所欲行不便於閣下而閣下格之者矣未有便於閣下閣下所欲行而 皇上不從者也一時得君之專有如閣下者乎向來揆地惟首輔得行其志乃閣下爲次輔在四明當軸之時爲首揆復晉江繼起之日丑小疏所云合過去未來見在三

身而一之也　時行政之久有如閣下者乎得君尊矣行政久矣竊意閣下十九以自爲十一以爲　皇上乃閣下相業何如也曹道長釋繫自是第一盛德事說者謂逮臣先釋爲此解免耳姑置勿論若爲民貪知府倪蝀閣下以懿親之故甫囑推陞旋即起用人皆曰閣下不難破格如此也倘移此心爲廢棄諸賢拋何至濟時承鋼無復賜環之望乎石門叅將虛缺經年以待令親吳有孚及到任未幾又陞登萊總兵人皆曰閣下篤厚親知如此也倘移此心以修兵

備何至兵虛餉匱大壞極敝乎其他陞除一節欲遲則遲欲速則速欲內則內欲外則外欲格則格姑勿枚舉其人然衆實有口誰能鄙之人皆曰閣下從心所欲如此也倘移此心以脩明　祖宗朝故事何至大僚盡廢言路一空中外諸司絡約一至此極乎夫皇上何私於倪蝀何私於吳有孚何私於閣下慕賓而響應如彼職所謂便於閣下而閣下欲行者　皇上未有不從者也　皇上何靳于廢臣何靳于邊事何靳于　祖宗舊制而堅爲如此職所謂不便於閣

可而 皇上欲行者閣下未有不格者也非小疏所
陳辭似繁而其實尚約事似多而其實尚少蓋以閣
下與四明十五年來輔相精神全在外避權而內擅
權假 皇上獨斷之名欲盡抹煞天下後世人耳目
故竊不自諒只欲點出閣下精神託於辯奸之義其
他實未暇詳言之然發閣下之隱自分必死 聖慈
覺宥止於降謫餘生得歸見二親荷閣下曲貸之恩
何厚也閣下手貽馮御史之書尸浼處李御史之語
人才澹若世界頑鈍姜宋被逐諸條俱直認不辭荷

閣下受善之誠何篤也至申救一疏閣下心綦苦而不覺機鋒之露矣其間隱慽敢復明言從來權奸無不以黨字激怒人主禍亂人國今閣下云非臣之黨甚明則誰爲黨職者閣下之言及此恐白馬淸流之禍只在眼前閣下愼勿動以此字輕激　皇上此不可不明言閣下之隱者一也國家謫職眞九牛一毛何足爲有無今閣下云增一番廢棄之人曰一番不知將幾何人矣狂戇如職恩猶在宥此後卽有請劒尚方埋輪當道者　皇上天覆地載何所不容閣下

何自預知增一番廢棄誣上嚇人預塞讒言之路乎更可駭者私交愈濫公論盡塗雜出旁門挑激解飾意外因緣就中陷阱殺機已露大獄將興貴同鄉門生迹閣下正席首揆之始即云四明全用柔我當濟之以剛其說已驗此不可不明言閣下之隱者二也閣下又云他日真有權奸在側人亦以職爲戒而不敢言令人言耳沸謂閣下子丧不戚老死不休戀戀長安者何爲乎不過爲未來人地耳夫閣下舉正直則正直矣舉庸人則庸人矣舉真權奸則真權奸矣

今閣下意中默定之人行道皆已知之試以職疏所云心行跡象之相似人地根蒂之相盤及閣下深藏密護之全力與其人一一相印則閣下應知職心之洞然也職心洞然天下之洞然者多矣雖閣下今日所處事勢不得不深討此一着必得一二首尾相應久暫不相負方可脫然而去無蕭墻子孫之憂然古人有言事有不可知者三如東阿之死是已東阿人皆以爲賢箇中關竅人皆不知職實知之然則閣下今日千笑萬笑亦宜留一笑與蒼蒼之天此不可不明

言閣下之隱者三也至職降三級之　旨三日前預
已流傳于外宰相處人自是常事閣下何必避此名
目及莊誦數番　明旨即閣下自爲剖析當不是過
天下僉知　皇上與閣下一心至此乃閣下不以之
興治平而以之害忠良上有負于　皇上下無辭于
天下後世矣閣下深心不測職禍方來但職首可碎
舌不可斷茲聞閣下右癀立痊銳圖更始謹再佈衷
于閣下惟閣下圖之

上李相公書

職於閣下不稱屬吏稱門下士每懷德教時佩高深始
閣下名重詞林海內喁喁想望風采自南北署部而
疑議紛起矣及被彈拜相而人言踵至矣然以閣下
夙望及　上新柄用大臣體面故諸公見于辭者猶
是十伯之一二其實心非巷議幾不可聞乃閣下之
性喜諛惡直是已非人故人不敢以告而有來告者
不過閣下平昔所呴濡之門生故吏方且獻諂導佞
謂人言爲不足恤閣下信之亦以爲然嗚呼此閣下
誤而又誤矣頃職眛死陳言一切外庭叢議甚不滿

于閣下者槩不敢及聊借古名人大義以感動閣下及讀閣下再疏反以規為頌居之不疑豈職進言之初意乎竊惟古名人風節全在進禮退義閣下方當糾劾遽入平章於進禮已不無遺議茲榆收晚節惟在退以義耳無論范文正薛文清出處皎然若揭日月如閣下今日時事令名人以功名心處此永終令譽惟有一去即庸人以富貴心處此苟全體面亦惟有一去不然人言曹起閣下即終日嘵嘵千言萬語辯明心迹使辯而得明已落第二義矣閣下即誦言

聖眷非常潜移　聖怒不測籍定人情使籍而得定又落幾重公案矣况辯之愈不明籍之愈不定計閣下此時亦不得不去等去耳何如决于今日猶不至舉生平盡喪之也職以去效忠實重違閣下之意脫異日果至狼狽閣下始悔不用職言嗟何及矣易稱介于石不終日人亦有言去在相公不在上此職復以屬官子弟之情不敢自薄身雖去國再佈悃誠異乎閣下之門生故吏獻諂導彼以悞閣下爲忠者也惟閣下財察

上朱相公書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

日以奔走不敢伏謁瀆溷清嚴罪罪近爲廷推冢宰事關係治亂上疏呈揭蓋亦遵前 聖諭科道官郎時糾正勿得點了纔說之 旨此固老師票擬亦翰等職掌非敢求多也南北兩司馬同有物議而北樞公則身掛拾遺勿肅喋喋惟是南樞公末年以來乖張亢很大非人情謂今天下不太平盡言官生事之罪至欲舉建言廢棄諸君一掃而蕩之嗟嗟此何說

也然非轉相傳聲也爲文送趙司寇貽書與李總漕今其文與書傳播南北一問可知夫言官發言不同自各如其人而建言廢棄諸君未必皆眞君子豪傑也豈無眞君子豪傑哉今天下百孔千瘡臺諫打乖結舌百不發一乃不憂壅蔽反以爲生事耶以此立論不至一網打盡善類不已識者知白馬淸流之禍不遠耳凡此猶姑不問也卽以妖言一節輕易果敢殺戮無辜怨氣干和召致留都水災重大平心而論假令非此公與援之力使朝廷之法果得行獨一司

官之降罰已哉夫劉宇鷹犬也嗾鷹犬搏殺良善者
此公也重重罪案尚未完結更欲推而置之百僚之
上眞視朝廷在掌股間耶天下無一人矣二百年來
國家有此賞罰否乎閣下執賞罰以佐天子似不可
倒行逆施使罰自已亂也今外論嘖嘖咸謂老師力
爲此公揄拂必欲吏部列名兩請不得不休過此廷
推一大關取銓宰有如索寄盖積歲之謀謨與平日
之神通專爲此一着輸則以爲老師必照顧公論未
必堅執到底决不肯犯顯跡貽口實也若老師以推

否在銓部點未在主上我求去之人何得而預如是則羣疑滋甚何也閣下所居何職所受何恩一日此身未去一日宇宙在手果不爲此公地何不力言該部去名上請早完此局堂堂乎揭日行天爲國家存一綫公論何難之有哉何難之有哉今機套已成事勢已定識者心力已竭技倆已窮惟屏息以待此老之柄用屏息以待此老之驅除屏息以待此老之圖報屏息以待此老之流毒天助之運屬之又何說焉然而脉脉仰冀閣下之心終不敢以已成而遂灰冷

也東西南北之談寂鄙之言也誠可掩耳邪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可昧乎翰侍門墻誼不揣妄進一言不敢塗面逢惡倘亦閣下之忠臣也皇天后土照燭此心無它統希汪度涵鑒不宣

上楊少宰書

前小疏呈覽想達記室矣不知會推尚爾遲遲豈又有中變耶北司馬身掛拾遺自不得再推冢宰不較而明而翰叨言職奉前 皇上吏部拆柬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卽時糾正勿

得點後纔說之　旨則先期參駁曰其職掌而謂有所猜忌窺測非也南司馬虛負時名翰非不知乃未路功名念重輿援力深痛恨言官遂敢倒行逆施如朱御史則逐之孫御史則詆之陳給事則詈而傾之於一二煩言殖私反以豪傑加之爲文送趙司寇謂天下不太平悉言官之罪貽書李總漕欲將建言廢棄諸公盡掃蕩之總漕回書力闢其非今兩書傳播南北人人鄙其爲兇手且天性剛愎酷烈動輙加人百板立斃杖下者甚多妖言獄起輕率張狂不問眞

儳羅織濫殺無辜被戮者不可勝數既而覓事決裂
乃陳兵自衛掩罪叙功令人絕倒一時南北彈章連
篇累牘業經勘實題覆而司官劉宇降三級矣則諸
公之參劾無虛枉也明甚夫司官之奉行者誰也其
發縱指示司官者又誰也今奉行者既加降罰而發
縱指示者反安然無恙不惟不處又從而晉以統均
則凡操兵柄者何苦不濫殺人以圖大物耶竊意朝
雖多亂政不可令賞罰倒置至此極也況今年留都
水災異等財賦陝區化爲巨浸此豈常患捩厥所因

安知非此老濫殺于和所召故不謹此老且無以謝多命回天變也何推舉之足云也聞選君毛向人極曰賢之定欲列名兩請此又前日枚卜之轍也此老學行方之荆公何如荆公素履嚼然無議止以學問偏頗心術剛褊好引用奸邪遂耗盡宋室元氣致有靖康之禍然則誤人家國豈必無名小人哉不可不深長思也若以未奉　明旨不便除名則此老原亦未奉　旨入名今何故欲得　旨去名近年以來曾見有某某必自上除名而後不廷推者大可笑矣蓋

渠而難於黠而難於雅不難於內而難於外線索機
關中外洞曉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付屬情深香火念
熱堅塞兩耳不顧與論眞未如之何也已矣　社稷
之靈安在哉卽山陰閣師雖力爲之地亦必顧惜外
論爲行止而何奉行者之太甚也國之安危運之消
長誠在此一舉若翰有一毫嫉妬私心請　二祖
八宗之靈先殛其身殃及子孫有如皎日翰言及此
血淚迸集環顧中朝無可告訴誰有再陳白於老先
生耳老先生清公端正通國誦服所少者力量擔當

一着子也浮言雖易撼青史亦可畏使萬世後指某某誤國爲某所引進某某誤國爲某所糾駁猶爲某所引進況其謀畫最久圖穀已就特借老先生清正之名以罔上而愚衆勝於忽從中出露斧鑿痕耳老先生何苦以身之察察爲人穀美受推轂究邪之名哉嗟嗟功名易盡流傳不朽何不豎起鐵脊爲國擔當上以報主知下以全公論庶不墮入雲霧中也即萬一有切責吾亦於此決去就遂初心矣豈不快哉

巫此敢肖昧瀆嚴幸賜裁誨臨䘖竦仄

與毛選君書

溽暑中不敢作褦襶候謁希諒非不佞爲會推銓宰出疏又以兩書達政府公卒此衷誠有脈脈不容已者非求多過刻也於史武老處會見回札謂冀與貴堂翁議定去兩司馬之名此足見臺下受善之誠任事之勇不勝嘆服想廟社之靈嘿啓臺下之衷故翻然醒然此國朝廷之福非不佞一人所敢言謝也南樞公與不佞夙無嫌間不佞亦夙重其時名惟是天性剛愎立論敧險敢與淸議水火皆衆所洞悉畧在

前書而臺下謂除此公天下無賢者竊以爲過矣豈臺下所見者素履之一斑而不知近日乖方之太甚所知者平日之虛望而不聞近日兇狠之異常也即其近上封事以科道官牽制其權不便行事云云尤可駭愕夫各衙門有職掌而臺諫專糾駁 祖宗設此耳目良有深意有何牽制今天下六陰長盛百度隳弛頗有淸議一脉如衰鳳呻吟於衆梟之中稍露苞彩輒見搏擊而此老更欲挽强礪鏃一舉而殪之以鎩羽而滅聲嗟嗟此而忍也孰不可忍乎至於姦

言濫殺公案未銷自非推擬別議之日則其他可無
問矣假令臺下秉成判案平氣虛心較量首從止於
罪職方乎還當遡而上之乎恐百喙難為渠解也貪
穢之夫不容於公論其禍顯而易見拂戾之士見收
於眛目其害大而難堪大抵如此公種種破綻凡具
肉眼不難靜照而臺下極口賢之過矣臺下自謂學
聖賢之學具丈夫之志不佞誠所欽仰又謂不佞不
知臺下之甚敢不媿屈但不佞雖譾劣於學問理路
粗知究心久矣更欲與商量一番以圖印證長益古

人講學口頭即是躬踐今人講學躬踐非其口頭聚衆登筵理境滿用及當機應務盡是世情此講學之不見信於世非講學之過講之者之過也學問不可攙意見膠成心不可違公論拂輿情故曰執成跡以御無方方至而跡滯矣冉求日侍聖門稱從政高弟不識魯國局面至趨附季孫倒身聚斂聖人輒呼徒鳴鼓攻之夫才可取則許其從政品可鄙則攻其非徒何嘗有一毫護短之心可見聖人用人如春機在丹各肖其質所謂得邦家必不使求點兵由治賦也

使在今人爲門弟子體面不稱賛之則匿而不發矣今孫越老始未嘗不佳而末路狼狽如此始之佳也國家報之以大司馬末路之狼狽也國家又可復晉以大冢宰乎我輩於此惟付國事於公論何必預成心於其間也且臺下主爵以來用人即其實學外議悠悠謂獨厚鄉曲暗抑才賢公徇請托以媚中消以逢執政不佞不敢輙言傷厚臺下試一自思的確所起拔正人有幾所裁抑邪人有幾即謂我實推轂我實裁抑恐未必得 旨然何不一力張主縱或中格

亦快與情柰何於此濡遲於彼易矣也故於此勘得破乃爲學聖賢於此守得定乃爲眞丈夫於此不言而躬踐乃爲眞學問不然不獨分爲兩截亦且毫末千里也如此則不佞雖不知臺下不可謂不知越老矣旣知越老不可謂不知臺下矣高明以爲何如相規相成有道不廢輙敢妄進一言併致朱閣師回書統祈台諒

上朱相公書

邵輔忠 起復刑部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

職鄉邦下品至愚極陋素無一長自樹何敢輕議閣下曩者數載廬居一切不問頃入長安讀諸公章疏論權奸二字竊駭而異之然通都人言閣下不即陳過引去憑藉溫旨以傲天下不知 皇上旨意非出[illegible]閣票擬即屬秉筆內璫借此戀戀不忍舍去便是恃權竊位者之為職實不能代為之解也往昔誤國臣子主上初年多以為忠及至國敝交章論列主意

遂移并身名且不保矣閣下豈不悟及此夫自蘭溪入相繼以四明又繼以閣下接踵端揆皆我浙人此不待時事之非而論者不免矣況乎頻年國家成何氣象庶事若何庶官若何蘭溪之過即四明之過四明之過即閣下之過埶窮必迈臺諫布列叢議於見在之一身此閣下之不幸而國之幸也孔氏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當此時閣下自揣燮理何如然後可膺綸命而出出而無能致世唐虞即宜去以俟能者何俟諸疏況疏論而不去耶今閣下位不齊

謂不尊年不可謂不高延禍於朝紳鄉戚不可謂不蔓何意不去豈以起二三廢臣擢二三滯官遂可對時論而無恙乎夫此數者早行之閣下之大業也而行於疏論之后是嚮者 皇上明可爲堯舜閣下不肯輔理今以無可奈何而始輔理爲之者蓋欲揭其過以示人也於勢不可不去於時不得不去逼都之人亦料閣下究竟必去獨惜去之不決且不早耳又聞閣下有寒冬雨雪年老道路之語嗟嗟富貴無不了之局人世無不死之身若然必如蘭溪死而後已

乎與其節門彈射而死不若道路雨雪而死猶有怜之者也凡在同鄉絕跡避嫌不敢具隻字開閣下之迷職鬱無一日之知一面之識可以無言竊惟閣下一日不去則議論一日不止疏日上忿日激禍日連綿膠結而不可解上辱國體下累朝臣萬一 皇上翻然從諸臣之疏震怒閣下不知去所矣職言無他實忠於閣下者也知我罪我一聽之耳伏惟詳察登計

答王相公書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

閣下自有左史居錄錄未有奇節一旦赫然負公輔之望非以江陵奪情時居旋　廷杖二三君子之故乎迨江陵敗吳門柄政懷惡懼禍虢虢於閣下未肯遽相引助為理也賴二三君子竭力推轂而後起之田間閣下入都門登政府與吳門深相結遂出入不平疏以詆排二三君子昧心負友識者已薄閣下之為人矣乃後來相業種種不厭人心乙酉則攻江東之

李植丁亥則斥顧憲成己丑則杖饒伸謫高桂庇陳
與郊逐史孟麟吳正志閣下自知不協於公論遂以
辛卯省母歸矣癸巳復還政府以京察逐趙南星因
斥陳泰來賈岩于孔兼張納陛薛敷教而其尤不厭
人心者倡並封　三王之議幾搖國本一時廷爭如
朱維京王如堅徐然王學曾等閣下密揭斥為狂吠
之犬盡行斥逐閣下又知不協於公論遂以甲午請
告歸矣夫以閣下之相機捷[illegible][illegible]豈　俟全丘壑以永
終虛譽亦奚不可而天不悔禍神且奪魄昨歲密揭

更險更毒一旦敗露業已剚刃殺人漫云操筵解鬪其將誰欺於是公論沸騰衆怒難解遂欲食閣下之肉而寢處其皮矣乃閣下嘵嘵不已賄書臺省就中獨以江李一事爲解且云時倩搆戴駕風水誣申許爲閣下地而露章攻之丗居人後嗟嗟閣下之詞遁而意更遠矣豈以今日之誣朱李皆爲搆戴他人而不若閣下之露章交攻者遂謂欲居人上乎不然也朝廷之上是非終不可淆體面終不容惜也且閣下之攻江李是乎非乎二公持文墨或未必習堪輿閣

下謂之篤言風水似也乃大峪之有石無石扦表之
自北自南　玄宮之屢移屢下萬目共覩不可掩也
獨吳門牵於徐學謨葭孚之情屑越　皇上億萬年
之計彼時學謨對人曰我那管得他這許多那時我
不知在那裡了嗟嗟此可謂之有人心有臣禮乎吳
門庇學謨閣下庇吳門轉相維持交相蔽錮自江李
一譎而　壽宮之事途噤口無敢復言者矣夫使有
利　社稷爲人臣者且不可以有已况關係國家大
利大害而閣下以同鄉同官之故挺身哆口箝制讜

言猶曰甘居人後恒情所難乎謬矣謬矣並封

王之議功名念重調停基禍彼楊素李勣亦不過一時患夫遂爲千古罪人以閣下比之品類似不相遠

而猶藉口　御筆內降又將誰欺閣下不記門生王就學錢允元涕泣之道乎懼之以赤族之禍訹之以青史之汚而後撫然憬悟曰我自有處明日遂有停

封之　旨矣機關線索自弄自收而動輙歸咎於

皇上此顧涇陽公所以託之寤言欲爲　皇上一伸

大冤也凡此三事關係最大而年歲漸遠耳目不逮

者恐爲閣下利口所惑故復抽出與閣下明言之與
天下共聞之其它戕害正人沮抑善類京察大典不
容人守法誰復爲　朝廷別薰蕕者科場大典不容
人摘弊誰不爲權門植桃李者狥私滅公專權亂政
又未暇爲閣下擢髮數也自古權姦誤國至杞檜極
矣然而杞自杞檜自檜也未有合杞檜爲一并延杞
檜於數十年者今日衣鉢密傳權機固結牢不可破
鄭禮部所以有第一權姦之疏過去未來見在之說
也尚得謂之非眞杞檜乎獨有王文端一相申大僕

借以解嘲而不知文端之相吳門別有隱情文端之罷相閣下實施詭計倘非文端見幾明決不俟終日閣下赤族之禍青史之汚且將貽之文端此事惟閣下知之臨朐公知之即文端之子若孫未必知也閣下試一忖之夜氣清明必有不容昧者而閣下妨賢病國之罪上通於天矣古人云誅姦雄於旣死閣下奄然一息與死爲鄰某正欲乘閣下一點良心未滅之時當面定一罪案即書棺藏筆誅之 上帝上帝必有赫然震怒降之罰者閣下且又何說之辭若

以困獸之鬬履虎之咥出爾反爾之禍爲某恐懼非
某之所敢避也

上王相公書

李　植原任遼東巡撫
萬曆三十七年

植昔讀書中秘　閣下居教習之席不以植為不肖時以古今忠賢事業相勗勉植夙欽　閣下文章氣節高出一時私心亦望　閣下為皐夔稷契不特植一人即同館三十門生誰不引領鼎鉉比　閣下還山植領言責值江陵餘焰薰天奸黨盤據濁亂　朝政植奮不顧身首擊貂璫王路淸夷亦可謂不負閣下期待視陳與郊馬允登王致祥輩一意逢迎排

逐善類得罪名教者相去遠矣當江陵不奔父喪滅倫棄禮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君子扶植綱常悉被杖遣　閣下義氣勃勃有耻不與黨之意有此一叚好處人益信　閣下爲正人恨不能一日起　閣下於田間登之黃閣爲賢人君子領袖此實天下同情亦不獨門下士有此念也無何　閣下信道不篤持志不堅輙爲機人人所誘惑於權勢爵祿之私一出變塞遂喪生平使半世文章氣節盡付東流橅久爲　閣下惜之然此猶自失靈蛇之珠自玷荊山之

壁於今國家身家禍敗無與也至植建言 壽宮冀其慎重謂玄宮有石宜避不宜鑿方向不正宜改不宜狥本出一念爲國直與忠語雖稍侵姑蘇亦指庇護徐學謨一節殊非醜詆 閣下試取原疏再閱當不遠忘使當時 閣下有高世之見力勸姑蘇仰贊

皇上招集天下堪輿多方相擇務求吉地改扦吉穴共成

吉典則 國家有福祥之慶身家無憂患之虞爲 君爲友豈不兩得乃計不出此將夙搆八不平疏敢頭換尾首倡攻擊今滿都臣工無文武大小

盡上疏保[illegible]大峪山而權門鷹犬爭相掇拾　閣下
遺唾極力攻排植等三人致　壽宮終有遺恨　閣
下從此始多身家禍敗之慮矣自乙酉至今己酉越
二十五年成事不說植久矣不復置之齒頰近閒
閣下遺書臺省中云惟攻江李一事稍遠非諸公所
及聞僕初出山頗爲時流所歸以此遂駕風水之說
詆申許二公徑相推戴而僕露章攻之甘居人後此
或亦人情所不肯爲恐亦不可以相非也數語植搆
而讀之不覺冠髮上指夫　壽宮國脈攸關其善與

否有目者所共見有口者所共談獨威權勢不敢輕出一語以矯其非植受　皇上知遇獨深使植不言誰復言之原疏止欲避玄宮之頑石改方向之不正求其吉美未嘗效堪輿家專言禍福何爲駕風水之說借曰風水不足信考亭何以有山陵議狀　皇上亦不必再三相擇矣當初閣臣四人　閣下第三縱姑蘇去首揆當及歙縣亦不及於　閣下借曰植詆歙縣疏中却無一字及許豈彼時姑蘇卽欲杜歙縣同去如辛卯故事　閣下預知其謀而爲此事植等

預知有此事而徑相推戴耶甘居人後肯爲人情所不肯爲　閣下何自任之重發言之輕乎事遠年深閣下無故發大難之端意必有在植請以建言　壽宮始末及與　閣下面相對答之語証之　閣下隱衷或可少見一斑也癸未甲申植巡按順天兩扈山陵兩具疏草刱一疏因議論未定中止次一疏江東之聞知欲約四差同舉學差難之植面嘖其鄙衆御史相勸以解尋赴閣臣席舍見歙縣歙縣亦知大峪山欠妥色喜曰我去替你請申老先生比申出

僕言因我不知風水待從聖上至閣過再議次日閣
大峪山畢　駕幸九龍池暮始還感恩殿次早回
鑾方傳旨欲用　大峪山植次疏又不及上矣此甲
中春祀時事也彼時　閣下高臥東山豈植即欲駕
風水之說徑相推戴乎季夏潘司寇黨救江陵植有
先削奪後抄沒一疏　上用其言嘉其忠特陞植太
僕寺少卿秋祀遂不與扈從　大峪山即於是秋破
土伐木矣乙酉春遣官分祀　諸陵植以太僕少卿
陪祀　茂陵過　大峪山見所斤　玄宮純是頑石

衆相徘徊嗟嘆不忍去祀畢還同嵇舒公化僉都張公岳大理何公源相繼下顧咸從臾上疏蚤言植方欲言而機洩攻者蝟起歷四五六凡三月日無虛牘上厭而震怒黜御史龔仲慶攻者喙始息植尚註籍閣下適入都門尋且顧植邸以病辭者再　閣下竟入中庭坐語移時及植以請告懇　公且出來欲去在我植出都消息已定於　閣　都之日矣既同館同年會朝節陛可教顧紹芳諸兄奉閣下又命來慰植囘玉巷所談着得甚忍認此來不是他

全你箇大人品植人品全否已決於　閣下傳致之
將矣比植開籍相見　閣下惓惓庇護姑蘇孜孜勸
植認過植對曰門生做御史止恭得箇馮保江陵再
傷那一箇善人幹那一件歪事老師當面指教植有
不降心服罪者非夫申老師明明教人攻擊門生如
何說門生難爲申老師　閣下無詞以對但贊曰公
聰明公聰明此言猶然在耳　閣下豈以稍遠遂忘
之耶嗣後七月二十五日邸報有　大峪山興工之
旨次辰江東之羊可立約植議曰年兄久欲言　壽

宮事令將興工工興之後便不好言楦應曰愚忠懷之日久機不密致攻擊半年方出又獨言此人必議我報復何如江羊曰我三人均受　上知同舉爲當因構一疏疏就日已暮子夜繕完黎明入上正欲止欽差不去耳不意先巳　陛辭揭送內閣　閣下遂從馬上差人送姑蘇姑蘇遂從山中結張誠　閣下攻江李之疏亦露章上矣先是閣　閣下疏入不平欲攻江李吳趙旣果如此是　閣下推戴姑蘇卦居其後匪朝伊夕豈待楦等篤風水之說始然哉　皇

止有嵩念植等同禮部員妻相撲植等朝房相見
閣下挺身舉手厲聲曰此三公得意之秋植復曰
壽宮國家萬年大計植等受 上知遇感恩圖報豈
借此以博榮顯 閣下又挺身曰憑三公言山只不
許難為申老先生植又復曰申老師不以 宗社為
重庇護親戚老師又不以 君父為念偏護朋友謂
公義何及坐植又詰 閣下曰老師被召日久襄事
始出山太老先生停柩三年必是擇地 閣下謾應
曰是我于西山虎丘山無處不看過但見有石即喜

植聞之竊笑言不由衷遂起相别此言猶然在耳
閣下豈以稍遠又忘之耶及植等相擇吉地三處繪
圖進　覽頗愜　聖心柯梃為乙酉解元門生子午
不識　閣下命之駕言熟知風水入山到處亂說破
壞吉地　皇上欲用寶山　閣下等又造言居裕
茂二祖中間不便百計阻撓畢竟要挾
大峪山而後已　皇上萬不得已始曲從之還　朝
大怒手擊張誠連出　聖旨三道一曰植等固不知
風水你每係大峪山的豈盡知風水着同將話來一

曰柯挺說大峪山正對蹇山朕閔邦對形龍山着回將話來一曰張邦垣說大峪山正對旺兒山朕閔邦對形龍山着回將話來　三旨皆出　皇上欽降詞義森嚴朗若晝曰竟無一人回話　閣下等悉爲彌縫過了至是　閣下等欺　君誤　國之罪上通於天矣夫由往事以證今書徑相推戴果植推戴　閣下乎閣下推戴姑蘇乎甘居人後是　閣下推戴姑蘇甘心乎抑因植推戴　閣下甘心乎人各俱有良心淸夜靜思必有一點靈明難昧處近日臺省諸公

於二十五年前忠佞雖未及親見新造　壽宮屹然
負於　天壽山中三生及　閣下疏俱載在史館是
非忠佞十目難逃恐亦非　閣下片言隻語所能混
淆也項從邸報見　閣下私揭傷善背公私黨挑激
禍端阻塞言路　皇上之寵眷彌篤　閣下之孤負
彌甚臺省諸公鳴鼓聲罪醜詆及於家庭植竊謂
閣下見之必且慚憤無地匿迹深居不復再談人世
間事乃今舌鋒腹劍愈出愈奇毒險之性到老不移
良可悲哀撥厥肺肝總出黨惡一念欺蔽終欲障天

夫人言不足恤　國憲不足懼　天道孔赫亦不足
畏耶邇來蒙蔽欺罔之徒往往天有顯罰罰及　閣
下更為慘酷語云禍福無門惟人所招一念之善景
星慶雲福必綏之一念不善妖氣厲鬼禍必及之捷
如影響間不容髮植願　閣下轉禍為福是計勿徒
執迷怙終不悛也然轉禍在於修德不在積惡求福
在於消怨不在結怨　閣下善自為謀又善為人謀
翻然改悟起而盡收天下忠賢人望與之同心同德
矢志報　主共襄太平吾知忠賢丈夫惟有道義肝

膽國肯爲國家排患難亦肯爲朋友託生死決不效險邪鄙夫淺衷狹量不顧國家成敗天下是非專務爲一切害人殺人之事閣下歷觀前代已事寧有忠賢在列大臣輕遭戮辱者乎又寧有謀害忠良身得免於刑戮者乎炯鑑在前昭然在鏡邪正兩途聽人自趨失足遺恨千古回頭即是彼岸植禍爲閣下計此甚熟也然閣下全用客氣不至一敗塗地不已植又禍知